

第二章 大清江海關

喬治高易在鎮江西津渡扣壓住“玫瑰號”上全部貨物的10天后，回到了他辦公的大清上海江海關署辦公大樓。名為辦公大樓，其實是一幢建在上海英租界外灘漢口路類似於廟宇的中式建築。這座建於1857年的縱深三進的建築，門釘檐翅，畫樑雕閣，同周圍座落在綠色草坪後面殖民地風格的紅磚樓房形成鮮明對照，就像把一個身穿袈裟的老僧畫在米開朗基羅膚色紅潤的天使群中。即便這樣古色古香，當時稱它為“新關”，原因是“舊關”在8年前被福建幫小刀會起事燒毀，眼看已被層層貪污剝剩無幾的大清海關稅收將全部打落水漂，兼任海關關督的上海道台隻好接受英法美領事們的建議，在上海組成一個“外國關稅監督委員會”，作為權宜之計，聊補無稅之收。出乎意料的是，通過洋人一手征收一手上繳的稅款居然大大超過以前“舊關”上繳的稅款，而且每年增長，成為滿清償還外債，供應內戰的重要經濟來源。滿清朝廷這才明白口口聲聲賺錢至上的洋人比畢恭畢敬的天朝官吏要靠得住！在權衡面子和裡子的輕重后，上海道台和英法美領事再度協商，把新的江海關署開在英租界內，將“外國關稅監督委員會”的人員制度全套搬進去，好比是用釀高粱的酒缸裝入白蘭地，請洋人當中國官，替中國看好錢袋子。

江海關署盡管大門對著黃浦江，但江面上沒有拂來一絲風，卻浮著一層談談的蒸汽。跨過江海關包著銅頭釘的紅漆大門，是中央豎著高高旗杆的寬闊廣場。廣場上整齊鋪著的石板在夏日的烈陽下，靜靜地等待偶然飄來的雲彩，稍稍減弱溫度上升的勢頭。廣場靠近大門的地方種著兩顆長了四年的槐樹，樹上的知了頂著酷暑無休無止地嚷著“樂死啦，樂死啦”。不足遮陽的樹蔭下，停著幾十台綠呢藍呢大轎，是給海關裡七品以上官吏的代步。喬治高易跨出轎，手裡提著裝著公文的鼓鼓皮包，經過為迎送上司或跪接聖旨所建的儀門，

向建筑的二進門疾步走去。

江海關的中高級官員全為洋人，英國人居多，其次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意大利人，丹麥人，葡萄牙人。官員們分成“外班”和“內班”。“外班”長年駐扎在指定的港口碼頭，監督華洋來往船隻的納稅，所以都由退休船長大副二副擔任；“內班”負責制定課稅的具體條文和實施細則，及查處重大逃稅違法案件，官員必須受過大學教育，通過資格考試，考試地點設在上海，廣州，大連，青島，九龍，倫敦，不拘國籍，唯才錄用，獨缺中國本土人士，因為中國當時沒有西式大學，也就不存在受過大學教育的本土人士。這麼樣遴選人才的好處是在把中國人好推諉，講人情，舞弊成性的惡劣積習擋在門外，壞處是高級官員們的母語不是中文，給執法的效率打了折扣，所以具有遠見足識的江海關最高層特別要求任何通過資格考試的人，必須在中文讀寫說補習過關后，才能走馬上任。中文程度的好壞直接影響日后在江海關的升遷。在行事態度上，無論是對待中國上司或下屬或百姓，江海關的洋人官員都要做到不引起中國人的不悅，或激起他們的嫉妒，猜疑，和嫌惡。隻有這樣，穿中國官服的洋吏，才能在俸祿優厚的大清江海關長治久安，扮演華人官吏無法取代的角色，成為功臣，而不是鬼子。

高易走進總稅務司屬下會計科的簽押房。一位值班的年輕中國書辦從一張放著文房四寶的烏木桌后站了起來，問道：“高大人，有何吩咐？”

高易的全名為喬治高易，高易是他的姓，但是入境隨俗，在華人下屬中，都叫他姓的前面一半。

“容書辦，請替我查一下儀和洋行‘玫瑰號’最近有沒有在海關登錄B賬和C賬。”

自從大清江海關納入“新關”體制后，一切賬目從原先收支不分的混亂狀態細分為ABCD四個賬戶。B賬登錄的是海關罰款收入。C賬登錄的是船鈔收入。臉色清瘦，雙目明亮，身材矮小的容書辦，又問：“高大人，‘最近’指的是多久？”

“從今天起，倒數兩個月。”

”是。請高大人稍候。“容書辦離桌，走進裡屋。高易知道書辦需要一些時間在裡屋擺得整整齊齊的本年6月和7月的卷宗裡尋找自己要求的材料，便在烏木桌旁的烏木椅上坐下。高易看來年紀不大，最多30歲，個子高高的，毛發金黃，兩片飽滿的紅嘴唇，張嘴一笑，露出剛強雪白的牙齒，在修剪密實的短胡須下閃閃發光。他的眼睛又藍又亮，調皮而精神。筆挺的獅子鼻，寬闊的天庭，和方正的下巴隱約的顯有上等人的血統。他是蘇格蘭玻斯郡人，父親是律師，自己畢業於曼徹斯特大學法律系，經過大不列顛出庭律師資格考試，取得皇家律師執照后，經同鄉金登干推薦，在倫敦參加並高分通過中國江海關的入關考試。他在香港的一位浸禮會牧師家苦讀兩年中文，在大清廣東江海關見習半年，然後來上海擔任相當於五品同知的總稅務司屬下法務代表，年薪2400兩銀子，合320英鎊，除了年薪外，退休金，回藉旅費，帶薪年假，醫藥費，因公致殘扶恤金，喪葬費，家屬來華探親旅費，應有盡有。干滿一定年限，還有一筆相當於年薪的獎金。

“高大人，這是‘玫瑰號’最近兩個月在B賬和C賬的記錄。“容書辦捧著兩本藍面的賬冊從裡屋走出來，放在烏木桌上。

”請念。“

”五月初十，洋歷6月27日，英商儀和洋行‘玫瑰號’因到達上海后延誤一日向上海江海關報備船名，押載噸數，和裝何貨物，故罰銀50兩。

”同一天，‘玫瑰號’根據船噸位超過一百五十噸，每噸納鈔銀五錢，向江海關納鈔銀300兩。有南漢普頓造船廠出廠證明為憑，‘玫瑰號’船重600噸。

“同一天，‘玫瑰號’驗貨完畢，按洋藥每百斤納銀30兩，向江海關納貨銀5400兩。

“同一天，‘玫瑰號’向江海關申請去鎮江口岸卸貨的‘關照’，納‘關照’費20兩。

“以上四項為‘玫瑰號’在洋歷6月7月全部的B賬C賬記錄。”

“謝謝你，容書辦。請坐。”高易從裝公文的皮包裡抽出兩張紙，其中一張是“玫瑰號”的出貨單，上面蓋著江海關的驗貨印章，另一張是江海關頒給“玫瑰號”准許去鎮江

卸貨的“關照”。“容書辦，請你按照你查到的B賬C賬的四項記錄，加上這張驗貨單和關照，以我的名義，向江海關關督上海道台吳熙大人，公文稟報英商‘玫瑰號’沒有經過鎮江江海關准許，擅自在條約指定的焦山港範圍外，卸貨，違反《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和《天津條約》有關條款。為此江海關要向‘玫瑰號’提出起訴，請道台大人恩准。”

“高大人，需要我寫上違反的是《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和《天津條約》的哪幾條條款嗎？”

”寫上好。違反的是《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第3第4款，和《天津條約》第47款。”

容書辦在烏木桌上，攤開印有海關頭款的宣紙，略加思索，便疾書起來。高易不勝羨慕地看著這個年輕瘦小的中國人，用毛筆和黑墨在微黃的紙上龍飛鳳舞，一氣呵成，寫完后手指上居然一點墨汁都沒有沾上。高易已經開始向一個請到家裡的中國學究學書法，但是同容書辦的書法相比，還差得很遠。在這個古老的遠東國家，每天既能看到那麼多愚昧惡心恨不得去之而后快的東西，也能看到那麼多不勝驚艷欲學又不能的美妙之物。

容書辦將寫完的稟帖向高易念了一遍。高易覺得非常滿意，吩咐容書辦按制定的規格立刻向道台衙門遞去稟帖。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衙役來到簽押房，向高易打了個千，說：

”高大人，赫大人請你下午一點到他辦公室去。”

也就在此時，從簽押房的樓上，辦公大樓最高的閣樓裡，傳來了一陣與這幢建築非常不搭配的西洋小提琴聲：門德爾鬆的曲子。這是工作狂署理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大人唯一的休息方式：中午時分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拉小提琴減壓。每天這個時候，整個辦公大樓裡，隻要不是聾子，人人都知道一小時的午餐休息時間到了。

“容書辦，謝謝你的幫助。我們能一起進午餐嗎？到我們的餐廳去。”高易的意思是邀請九品級的容書辦作為客人到七品級以上專用的餐廳進餐。

”當然，謝謝高大人。”

”請。”

江海關供應免費的午餐，既是對官役的福利，也是減少官役辦案中途因午餐外出會同外界發生不當接觸的機會。餐廳分為三處：給佐雜衙役無品級人員供應午餐的餐廳設在最靠近儀門的東廂房；給七品以下官員供應的午餐設在最靠近庶務科的東廂房；給七品以上官員供應的午餐設在庶務科旁的花廳。因為是中式建築，花廳房宇高敞，冬冷夏涼，幾十個身穿七品以上的中國長袍官服的洋人在這裡一起用餐並不覺得熱。主廚是過去替馬六甲傳教士麥都思引入的倫敦會傳教士們做飯的馬來亞人阿南，阿南會做西菜和一些三腳貓的中餐。今天的主菜有醃熏肉燉卷心菜，牛肉煎餅加土豆泥，馬沙拉雞，和蝦仁黃瓜蓋澆飯。湯品有紅麥湯，甜品有面包布丁，飲料有咖啡，紅茶，冰鎮西瓜汁。沒有酒水，衙門大院裡不准飲酒。

高易和容書辦在鋪著白桌布的百仙桌邊坐下。高易要了牛肉煎餅加土豆泥和布丁，書辦要了蓋澆飯和紅麥湯。然後，一個用刀叉，一個用筷子，在各國語言的喧嘩中開始邊吃邊聊。

“容書辦，你毛筆寫得這麼好，能否告訴我練了幾年？”

“從小吧。我六歲進私塾，斷斷續續念了6年書，沒有斷過毛筆字。”

“怪不得。我才學了6個禮拜。開始，我信心十足，因為我會畫畫，所以覺得稍加努力，就能學好。第一個禮拜，我勁頭十足，日夜苦練。第二個禮拜，我腰酸手痛，覺得寫毛筆太單調乏味。第三個禮拜，我覺得自己不是學毛筆的料。現在，我覺得一個個禮拜過去，是在拖時間。”

“高大人，你堅持下去，會學得很好的。隻要功夫深，鐵棒磨成針。”

“要鐵針從鐵棒磨起？啊，這是一個比方。你跟我的書法老師講得一模一樣。謝謝你的鼓勵。容書辦，你念了6年書，沒有想去考科舉？”

“我們家不能參加科舉”，書辦臉色漲紅地說。

“為什麼？”

“家祖是安徽桐城讀書人，師從一個那時很有名的桐城大學者，叫戴名世。戴名世寫了一本書，書中有得罪朝廷的地方，被朝廷問罪斬首。家祖一族受到株連，被罰世世代代不得進入科舉考場。”

“請問是哪一年的事。”

”康熙五十三年，洋歷1713年。“

“哎呀，已經過去很久了。”高易不勝驚訝一個連海關進出口關稅都算不清楚的國家，居然對150年前一本書的作者的學生家族盯得那麼緊。“能否告訴我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嗎？”

“這本書名叫《南山集》。戴名世先生立志要編一部像司馬遷的《史記》那樣的前朝《明史》，他遍游各地，訪古問老，搜集有關明朝的事跡，為了保持真實，他盡量用當事人原汁原味的語氣作記載，由戴先生的門生刻印成書，因為戴先生住在南山崗，所以書名《南山集》。這本書是當時記載明朝最完備的史書，所以名聞天下，傳遍各省。後來戴先生考中進士第二名，到翰林院做官，參與明史的編寫，御史告發《南山集》裡用了明朝末代皇帝的‘永歷’年號，而沒有用本朝的‘順治’年號。所以將戴先生下獄問斬，家族門生有三百多人受到株連。”

“真遺憾聽到貴家族這麼不幸的故事，”高易大致明白了為何面前這個清瘦的中國讀書人不去參加科舉的原因，又問：“事隔這麼多年了，難道你們家族沒有找官府申訴，要求取消禁令？”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說我現在已經很好了。本來我進私塾讀書，是為了日后可以幫人家做生意的算賬，打官司的寫狀子，謀生而已。想不到運氣來了，郝德大人海關招考文員，不受科舉禁令，我有幸考入海關。現在我官級為九品，每過五年升遷一次，每月雙薪66兩銀子之外再加獎銀，足夠養家活口。還有，每七天有一天休假，哪個衙門有這等待遇？我知足了。”

高易又一次為同是中國人的貧富差異感到吃驚：那個鎮江商會的會長景八爺一下拿得出270000兩銀子買下‘玫瑰號’上的全部鴉片；眼前這個被朝廷剝奪科舉資格150年的青年卻很滿足每月60幾兩的薪水。

”你的家眷都在上海？“

”不，都在家鄉紹興。等我存夠錢在上海買了房子，會把他們接來上海。“

”咦，你的家鄉不是在安徽桐城嗎？“

”受到株連后，我祖上一族五家被趕出桐城，發配到閩浙沿海捕魚，在杭州灣遭遇台風翻船，四家淹死，剩下一家流落到紹興落戶。“

”真遺憾，又聽到一件貴家族的不幸故事。“

”沒什麼。要不是流落到紹興，到我這一代就不會碰到在紹興附近的寧波傳教士教我英文。沒有傳教士教我英文，我就考不進海關。這是因禍得福，祖宗保佑。“

”你入教嗎？“

”沒有。教我英文的傳教士人很好，他希望我入教，但是沒有勉強我，也沒有因為我不入教就不教我英文。我知道他是失望的，不知道以后該如何報答他。”

”最好的報答就是你入教。當然，我知道你現在做不到。那麼，你在禮拜天就不用去教堂，可以睡得晚點起來。哈哈。你喝咖啡還是紅茶？”

高易和容書辦餐後各自點了咖啡和紅茶，輕鬆地消磨完午餐的剩餘時間。

”容書辦，今天和你午餐，我學到很多東西。以后有機會我們再聊。“

高易和書辦在花廳分手后，上樓來到署理總稅務司郝德的辦公室。

總稅務司的辦公室位於二樓底端的閣樓。這是整個江海關大樓最高的地方，窗戶開向黃浦江，無論天氣好壞，憑窗就能看到江上各色的帆影，越來越多的蒸汽船吐出青白煙雲的煙囪，穿梭在大船間的搖櫓舢板，行駛穩重的駁船，和西方列強長泊在此的鐵灰色戰艦。江岸上的外灘，一處處都是修剪得非常整齊的草坪，草坪被有棱角的鐵欄杆圍著，透過鐵

欄杆，可以看到二三層高的有長長外廊的紅磚樓房，樓房的屋頂上插著不同國家的國旗。那時外灘還沒有四十年后開始興建的以花崗岩為壘基，哥特式尖頂為頂，豎立巴洛克廊柱的高層雄偉建筑。

總稅務司辦公室裡，從茶幾到桌椅到書架，一式都是中國的紫檀木家具。桌子上放著文房四寶，西式的墨水瓶，和白羽毛管的墨水筆。書架的大部分格子裡都擺滿各種卷宗。牆上挂著大清地圖，圖上用小紅旗標示大清江海關在各處的關口。一個茶幾上放著糖缸和喝剩的咖啡。最為顯眼的是，靠牆邊長長的四腳鏤花的條幾上放著一隻打開的小提琴盒，盒裡躺著深棕色的小提琴。小提琴盒旁是一架手搖的唱片機。唱機的另一邊攤開著一本精裝版的羅馬詩人盧卡描述凱撒和龐培內戰的史詩《法薩裡亞》。

署理總稅務司的羅伯特郝德，二十六歲，曾是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大學語館員言學高材生，以最優異的成績，經過考試評比，贏得校方推薦，獲取英國駐中國領事館的名額。當他在十九歲離開在酒廠工作的父親遠赴香港時，他一心以為將成為職業外交家，為大不列顛帝國遠東的外交事業效勞終生。但是命運很快向他揭開了意外的一幕：郝德在廣州領事館成功地幫助道台大人制定廣州海關進出口細則的名聲在外交圈子裡傳開后，第一個擔任剛剛成立的大清江海關總稅務司的洋員李泰國就把郝德從英國領事館挖去當江海關廣州副稅務司。兩年後，李泰國因參與《天津條約》談判時態度傲慢得罪了他的中國上司，加上李泰國覺得滿清朝廷很快會被洪秀全取代，所以托病回英國，同時推薦年輕的郝德代理自己的職務。於是，年方二十六歲的北愛爾蘭小伙子郝德從米字旗前西裝革履的外交官，成了龍旗下身著三品孔雀文官服，頭戴藍寶石頂官帽的大清官員。郝德比他的前輩李泰國干得好，因為他重視人和，看准中國人愛面子的民族弱點，決不擺出洋人的優越感，在錯綜複雜的滿清官場裡察顏觀色，堅持原則，手段靈活，面面俱到。

郝德身材矮小，清瘦，前額微禿，胡須稀疏，淡茶色的眼珠緊緊地壓在細長的眉毛下，冷漠而恬靜，毛孔細小的鼻子又窄又直，嘴角微微下傾，喜怒不露於表，隻有從他太陽穴

上偶然突起的青筋看得出他在激動或做出重大決定。

“喬治，請坐。午餐不錯吧？”

”牛肉煎餅裡洋蔥太多，有點辣。“

”不奇怪，阿南是馬來亞人，口味偏辣。“郝德從有靠背的太師椅上探前身體，切入正題：”今天請你來，要請你幫我一個忙。我想找一名總文案chief secretary，因為我實在太忙了，每周七天，三分之一的時間我花在處理英文加急件上，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處理中文加急件上，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行政庶務上，我沒有休假，沒有星期天。這都罷了，糟糕的是，如何把我們在上海建立起來的這套制度推廣到中國余下的22個海關關口，和《天津條約》簽訂后要求新開的8個關口，這才是我應該工作的重點，可是我現在無從著手。所以我必須找一個靠得住有能力的人，既當我的顧問，又當我的助手，分擔恭親王給我的重任。“

”可是，總稅務司大人，我剛來中國不久，中文還不夠好。”

”喬治，你誤會了。我不是要你當我的總文案，當然，看得出來，歷練幾年後，你是夠格當我的總文案的，不過現在不行。現在我要你幫我的忙是寫信說服你在倫敦的好朋友金登干先生來上海當我的總文案。你和金是好朋友對嗎？”

”金是我的蘇格蘭同鄉和學長，中文很棒，兩年前在倫敦郵政局剛謀得一個不錯的差事，不知道他肯不肯來中國。“

”不是他推薦你來考中國海關的嗎？為什麼他自己不肯來中國？”

”是這樣的，金的太太是我堂妹，是我堂妹不肯來中國。“

”啊，你們還是親戚。我算是找對人了。那就請你同時給你堂妹也寫一封信，告訴她來上海居住，氣候比倫敦好，物價出奇的低，物產出奇的豐富，人工出奇的便宜，她可以雇用廚師，馬車夫，園丁，還有七八個女傭。每年回國的旅費，還有直系親屬來華探親的旅費全部由海關報銷。還有什麼要求，都可以提出來。我們大清海關的待遇是全世界最好

的。“

”總稅務司大人，我會這麼寫信給堂妹的。“

“給金登干的信就不要再提這種生活瑣事了。對於一個有能力，有事業雄心壯志的男人來說，一份好的工作，不僅僅是待遇，而且是這份工作帶來的挑戰，和戰勝挑戰帶來的成就感，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在給令妹夫的信裡要把大清江海關的大局和前景全部攤給他看：

”目前，大清江海關總稅務司屬下有洋員400余人，華員1000余人，海關收入為400余萬兩銀子，這僅是剛剛開始，因為到目前為止，隻有廣州海關和上海海關完成了因應中國打開門戶的體制改變，極大地增加關稅收入，還有22處關口仍然處於舊式衙門的狀態，這22處的關督職位是北京城裡的大官們作為獎賞親友的禮物，關督到任后，把自己的家人乃至仆人安插在關口的各個位置上，很多位置是編制之外的，因為薪水很低，甚至不發薪水，所以對朝廷看起來沒有負擔，可以想象這些低薪的稅務官，如何吊難商家，敲詐勒索，貪污稅款。這種現象居然存在了兩百年。現在，我們就是要把這些舊關口全部清洗一遍，建立現代的人事，申報，緝查，會計制度。不光是重建舊關口，根據《天津條約》我們還要增加8個新關口。舉例來說，今年新開的鎮江江海關，平均每個月有30余艘商船登錄納稅，每艘船平均納稅300兩，照此比例，全國的海關關口都能正常運作的那一天，一年3000萬兩的江海關收入不是夢想，對目前年收入7000萬兩的大清財政，將會作出多麼舉足輕重的影響！

“管好大清的錢袋子還是表面的，更深一層的是大清海關的洋員將對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如何邁入現代世界作出導引。舉例來說，去年的《天津條約》就是在我所代理的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先生的幕前幕后的拉攏奔走后簽訂的，如果說海關總稅務司能夠再靈活一點，贏得大清朝廷的信任更多一點，那麼戰爭或許可以避免，英法聯軍就不用犧牲1700人，皇帝的圓明園就不會燒毀，大清就會少吃點虧，西方的生意就會早點做大。總稅務司身邊的

總稅務司身邊的人就會更重要了。”

”對不起，總稅務司大人，打斷你一下。你覺得如何能贏得大清朝廷的更多信任？”

”首先必須明白江海關是中國衙門，不是洋機關，我們是大清的官吏，我們有職業道德把大清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你心理上接受不了這點，你就不該要這份工作。其次，儘管我們比中國上司懂得多，但我們一定要尊重中國上司，我們千萬不可當著眾人的面批評或嘲笑中國上司。最后，如果你發現中國上司做了錯誤的決定，你一定要想法盡快讓他知道，在錯誤造成的後果還沒有漫延開來之前就把錯誤阻止。”

“那麼如果中國和英國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我們該站在哪一邊？”

“利益沖突是難免的。我們的立場就是要在沖突發生時，找出更大的中英共同利益來化解中英沖突，這也是最付合中國利益的。”

”明白了。總稅務司大人，還有什麼要告訴金登干的？”

“請告訴令妹夫，留在英國，像你我這樣背景的人勤奮工作，聚妻生子，在倫敦郊外買一棟房子，領一份優惠的退休金，太太平平養老等死。到中國來，我們將改變世界，因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現代文明的大門口徘徊，已經在大門裡的我們要伸出雙手，把幾億的他們拉過門來，難道還有比這個更激動人心的事情嗎？”

”總稅務司大人，你講的太好了，我會一字一句如此原文寫給金登干的。”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希望令妹夫婦收到你的信后，會順順當當地到上海來和我們一齊大干一場。”郝德站了起來，走到窗邊，向窗外左邊望去：“對了，順便說一下，我也希望你的‘玫瑰號’案子會順順當當地在那幢房子裡結案。”

郝德指的是在窗的東方，座落在蘇州河和黃浦江交匯處的一座文藝復興風格的二樓磚房，房頂上飄揚著藍底紅杠米字旗。它是大英帝國駐上海領事館。

DRAFT